因樹屋書影

因樹屋書影第九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在建在都錄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銙、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形於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寒犀、辟塵犀、駭雞犀、辟暑犀、夜明犀、當皆有之、胥參字子輿、元吾衍精于字學、謂當讀參乘之

參不當作梳篦切方輿名字相涉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刻作圖章每于書畫中用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公曰江南見故舊乎日丹陽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二女未適以麥金與之猶未敷公曰何不連麥

舟輿之日已輿之矣公曰善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十七而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又按石曼卿真宗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文辭稱之官至太常博士未必貧至如此況曼卿只少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遷大理寺丞計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久矣正史俱不載予以爲必無是事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

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間縣令來某更名麥舟橋姜宗伯爲記亦未考其寔也陳眉公云歐陽文忠爲文正作墓志爲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吳志載全琮父使琮賫米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在麥舟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元人施鈞咏淚云、懶髓空勞補舊痕離筵歌罷忽沾巾、半江湘竹斑斑雨三月梨花點點春字濕錦機啼戍婦珠明綃室泣鮫人。琵琶滴到情深處洗盡青衫幾搦塵林方懋和云、傾天東注欲成河、千載湘筠怨未磨易水寒風人去遠西州斜日客重過痕添玉筯消紅頰濕透羅襦掩翠蛾最是潯陽醉司馬琵琶聽後恨偏多予在請室云、有目憐雙瞽桔槔出已枯多惟堪盥面貴不肯成珠冷濺揩前雨悲翻夜半烏三年麻

服血得到故園無而徐隱君勑楚雨滴分和氏璞漢風吹上李陵衣句尤傑出惜不記其全

吳門沈從先貧而工詩嘗作寒食云青青草色上河橋雨後推窓見柳條厨下從來烟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人爭傳誦然唐人伍唐珪有寒食獻郡守一絕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久無烟古人已先道之矣唐孟雲卿云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烟火不獨明朝

爲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宋潛溪學士以孫愼得罪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永樂十一年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成化十一年巡撫孫仁巡按俞振同藩臬諸公拜奠墓下謂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謀遷之啓于蜀王有承奉宋璟壽藏并田園居室皆遵王命而與之既啓墳其棺散漫且朽幸遺骸尚在乃

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寺爲先生祠彭華爲遷葬記此闇亦未可及

西京雜記載卓文君爲相如作誄梁劉孝威詩君平子雲間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余按史記相如傳天子訪相如遺書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相如似是無子故妻爲之對耳以此証之相如君平子雲皆弗嗣矣子雲姓揚後世無有揚姓之人亦是一証楊用修云宋楊補之子雲之後字從才不從木與劉孝威詩異矣

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葢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世人忍于汚衊賢者如此。李本寧在川西以此段刻之墨池上。乃與同時意見不合。後覺入彈章。不但賢者被誣。即代辯誣之人亦被衊矣。寃哉。

偶閱眉山張元羽文集。有四異人傳。一日猛蟲

子萬曆初行乞成都青羊宮見人畜之屬皆謂之猛蟲子亦不知何許人逢人但索餅子及酒飲之有屠人以生牛肉一片奉道人齧之盡又有以桐油一碗立飲不留餘滴生漆亦然巴豆野葛砒霜亦舉啗之不能傷三年臥石上不食米飯冬夏一衲絕無蟣虱暴烈日中無汗有諸生晦日訪之至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衆異之次日再訪長睡於地徐而攬衣行乞于市遇方伯馮公成能出巡郫縣呵止不爲動馮異

之下車而揖乃抱其頭爲耳語馮嘆嘖登車促
執事還司次日馮死矣二司物色道人已絕跡
不知所之○猛蟲子去後五六年有道人蓬頭
赤足峩眉山頂三年坐雪中無恙也僧進食日
數次皆食之或雨雪十數日不食亦無饑狀嘉
州士人某爲督學所斥値道人下山坐竹筏至
漢嘉慕而拜之求與俱去道人弗答懇之再三
道人厲聲曰爾鬼眼非學道之器元羽與此生
舊知不知鬼眼何狀一日生過眉山相訪密察

其眼。右果無瞳。寔碧色。較左眼差小。道人不識其鄉貫姓名。稱雪山道人。○李青霞、眉州人。襁褓失明、三四歲遇飢荒、父母棄之大江、覺有物載之而去、爲漁者所得、至十載爲人傭磨、有瞽史倚琵琶說往事、攜之去、雅善其藝、至綿州、在高翰林處說書、有道士與高論還丹、青霞碎琵琶隨道士去、凡十載還綿、高尚在、訊之若有所悟、戲捻腋間垢膩爲丸、投水中。變魚盈尺。治羹充坐客。鮮美殊勝。又爲人道未來、多奇中。嘉靖

己亥還眉往豆團居數載無疾而化葬之山麓十餘年後世宗皇帝親見李青霞白衲頭兩人自言籍貫一稱眉州一稱陝西所司張榜文蹤跡兩人不得又數年江西尹別駕蒞眉就廟社循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道士駭然曰小道名何由先知別駕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中謂予眉州乃吾鄉也城隍廟道士曾天成待我我爲徒我知尚無恙爲我致意始知青霞不死而豆團之墓乃尸解也世宗所見亦神也

非形也。初青霞寓眉州雙皇寺、元羽爲童子時、見余翰林送蒜二百顆酒一巨尊。青霞食之立盡。了無辛辣意。摩元羽頂曰。是兒他日貫穿百家。位不稱才。探懷中李二顆餉之。時李花方苞。何處得此。若捻垢爲魚之類耳。○劉大瓢眉州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瓢容酒一斛、注滿而後飲。移時有人再進。又能再舉。如此而三。無復醉態。問其鄉貫、曰我姓劉氏、眉山人、隆慶末、有劉經歷某、叅南刑部都吏、見大司寇延

大瓢甚肅經歷往見之、猶未言、即云子非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爾知之乎、經歷曰吾曾祖也、曰是人與我相知、蓋曾大父行也、經歷曰仙師居何處、曰我居東館鄉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年矣。經歷自思、正德鄢藍之變。東館有劉烈者。起兵應之。蕩定之後。烈跳而去。不知所之。因屏人密問、大瓢垂首曰、往事勿言。真其人也。是當百歲外矣。〇又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

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嬖妾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勘

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嘘。則有片雲從其嘘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鼾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

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入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罍盡投諸殽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殽核投罍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盂盤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

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濵海將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即數尺人爭塞向墐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窓以首枕窓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為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娼如在登將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

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與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侯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與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與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刳鑿纔可容足輙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與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與治為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輙撫膺痛哭。

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觸命風雷如反掌傾議係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覩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媼遊且此及頑童日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閽而問之。

少年及第奉吉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況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解縉送劉探花素吉云少年歸娶奏

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真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枝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出建章風流千載一周郎人間玉杵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妝絳蠟影搖宮錦色繡幃春擁御爐香郎今已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皇近華亭陳繼儒送吳榜眼偉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

謝恩才合巹東方待曉漸催妝詞臣何以酬明主願進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予假歸娶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宋武帝丁督護歌云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唐司空曙襲其意別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

酒不及石尤風武帝儼然樂府司空便是絕句矣

海水日再至朝爲潮夕爲汐潮臨午汐臨子此一日之候也一月之候則朔望盛一年之候則仲春仲秋盛春夏盛朝秋冬盛夕春尤盛于朔秋尤盛于望此其常也徐叔蒙海嶠志以爲水隨月之盈虧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二說精而未備愚聞之人曰五行之性土剛而水柔剛靜而柔動土若鼻水若涕水于

海升降、猶涕于鼻出入、非氣機之推盪、固不能升降而出入也、氣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陰、遞相禪代、進退無時、其已進退、則向衰、其方進退、則向盛、盛莫盛于氣之交。子午爲一日氣之交。朔望爲一月氣之交。仲春仲秋。爲一歲氣之交。氣盛而潮汐盛、固其所也。愚又以爲氣之陰陽、交于子午、天之日月、位乎卯酉、水陰類、從月不從日、月于朔出卯、于望出酉、潮汐之至俱隨月而以卯酉爲推移。蓋潮汐正臨子午。惟朔

望之日爲然自朔後晝潮迭差以復于晝夜潮迭差以復于夜至次月朔則日月復會卯而潮汐之至仍與子午合矣此卯酉推移之說也若一月朔望之盛則月出卯酉一年仲春仲秋之盛則月建卯酉論潮汐者舍子午而論卯酉乃爲得之至若朔望之盛吳浙閩廣不無日數前後之差將潮皆東起地勢有遠近氣至之有先後歟○又以日月行度言之每月初一日月同宮卯時齊出是謂合朔日每行不及天一度月

每行不及天二十九度半。此一日行度之差也。故太陽每辰必出卯。月自初三初四則出辰矣。月出卯。則潮恰臨午。汐恰臨子。月出辰後卯一時。則潮汐之至。亦後子午各一時。是以晝潮之至。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潮午則汐子。潮未則汐丑。準此推移。而晷刻可定也。此理徐明叔高麗錄頗論之。予爲暢其旨至云地乘水。自峙氣升則地浮水溢。氣降則地沉水縮

信如此言。浮與俱浮。沉與俱沉。如水高舟高水下舟下。無水溢舟上復縮舟下之理。雖有其說。未足據云。

中域字數。漢許愼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陰溱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冗複可

夘巳。

天地自然之文、如日月星龍圖龜書、至奇至神至變、要其體象、不過黑白點耳。故日明月暗分黑白。星辰之可見與不可見者、黑白正半。圖書則陽白而陰黑、黑白之謂象。象之中有圓有缺、有多有寡之謂數。並行迭運以成古今。生人物、升降吉凶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之謂理。理即寓象數中。非二也。庖羲氏作以奇偶代黑白。不立文字、不假語言、天地之理巳無遺蘊。輓世分理

數而二之。謂理精而象數粗。遂舍象數而談理。譬之字然。點畫爲象。繁簡爲數。而義寓其中。人不識字能談字義否也。

天下之至頑者莫如石。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石鼓以魚鳴。石燕以雨遊。則具生之理。龍火焚山。鶴糞枯礎。則具尅之理。碑覆蘆而駭。玉得酥而軟。則具制之理。龜尿潰墨。金鹽煮璧。則具化之理。天下之至虛者莫如聲。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蝦蟇聒蝌蚪出。若者生于聲。謝豹呼

土蟲裂。若者鬼于聲。伯勞啼蚯蚓結。若者制于聲。蠐螬祝螟蛉肖。若者化于聲。石不得于受。復何得。聲不遺于施。復何遺。龍以之入鍼。仙人以之入石。靈巫以之祝由而和陰陽。佛祖以之咒梵而資解脫。皆理之必然者。

天下之不可推者皆理也。以可推者推之。故觀畫灰之缺暈。斬草之斷虹。而知風雷之必可召。觀燒雄黃致水蟲。磨鐵致螻蛄。而知禽蟲之必可役。觀薺之爛銅。皂角之腐鐵。而知必有黃白

之術。觀灰之生蠅。覓之生鼈。而知必有飛騰之藥。觀磨聲之贖雞卵。索絢之紋鵝吭。而知必有厭勝之法。即君子所不務。然不可謂無其理也。論衡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囚形。鑿地爲陷。以蘆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木囚動出。漢丘徐伯子。言獄中囚失倒印捕文。必可得。客言無骸屍。亦有檢驗法。問官誠必默禱。布熱灰地上。以黃豆排作無骸骨者形。如屍格有傷之處。豆自于熱灰中爆起。無

則已。又官獲妖人及能寄杖者。官不能刑。取印印其背。及持印向之。或浴以狗豕血。則妖術不得行。此其理可知不可知。然世自有之。不可以常理論者也。

封丹砂于釜。爨之三日三夜。則化爲水銀。其不化而浮者爲輕粉。水銀升之爲朱。故朱可還爲水銀。懸鉛酒甕。閉之四十九日。則化爲胡粉。其化而未瑩者。煅以爲黃丹。故胡粉亦可還爲鉛。淬鐵以胆礬。則變而爲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

爲鐵。卷赤銅以甘石。則易而爲黃。置銅鐵水銀中。雖重亦浮。置水銀尨楞巾帽中。雖疎不漏。裹金砂以烏紙。揮巨錐錘之。金已箔而紙不損。卽一金而變態不可勝原。夫是之謂物理。

博物志言。鬥油爨之極沸。沸忽止則油冷。入手探之不傷。此陽極生陰。水極化火之理。人或爨水極沸而息爨。卽以手承釜而行。釜中沸如故。觀者駭。承釜者色不變。人試效之。則釜底正溫耳。蓋火性炎上。爨息則金水返其寒性。釜中雖

沸。釜底已溫。故可承以行。然五行之性。金不受火。土則受火。故惟冶器可承。設易陶器則有灼手之患。術有因理以售欺者。此類是也

古人所載如戎鹽累卵。獺膽分巵。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之類。今或未能盡識。嘗見人淬鹽筋端竪筋而加卵其上。卵着鹽遂不墮。乃知卵鹽相着之理。歸田錄言家有碧玉罌製甚精。有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玉名翡翠。禁中曾有之。暇日取金環磨罌腹。金霏霏落如屑。乃知翡翠粉金

之說此等不常有故不能識耳至若以簪醮獺髓畫杯水水中斷末犀角者鋸犀成薄片裹以極薄紙納懷中近肉處氣薰透急擣即如粉此則人所共知者他所載或識或不識類如此

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根則脂暴出多者一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篾篐其幹令緊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少鹽根中則實墮如雨長柄壺煮以草麻子則柄可縮結花卉枝莖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

則柔紉隨意所屈伸。一切木根中。揷鮭魚刺即死。灌以狗膽。則復活。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項骨八。女項骨六。男肋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鍾外腎。女氣鍾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

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形首為陽圓而奇足為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前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膕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徒行徒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竪髮竪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妙合陰陽是謂沖氣人受氣于天天氣通于鼻故胎中先生鼻鼻生

之後男生目女生舌所以然者男陽而女陰陽根于子子應膽膽竅通于目是以鼻後即生目目應膽而外見者陽外也陰根于午午應心心竅通于舌是以鼻後即生舌舌應午而中藏者陰內也凡男之坐胎面內生則覆以坐午而向子下濟同于天女之坐胎面外生則仰以坐子而向午上行同于地及其死也試之以水男必覆女必仰朽顱腐骸莫或爲之而自無不然

六安州生員朱鵬死無子其妻有遺腹過期不

産鵬弟以爲詐訟之州州將逮婦鞫眞僞鵬母上言婦實孕當待其自生州大夫以爲然命待之久之復不生治以蠱不消終夫服又閱年前後共歷五十六月同姑視穫産子于田中當時里閈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昌而州博士傳其事附州志今昌年四十迄無就爲齊民○豫章朱鬱儀宗侯博學無不窺生嘉靖庚戌之仲冬今齒已登七先是母太君余以庚戌季春舉一女旣育之甫出月孕宗侯孕復着床褥却

七箸不御體甚腹薄而瑩視之胎可見恒綿
𢡉恒不死宗矦產卽起飮食如故當世以男子
處胎踰期爲吉又言踰期則氣足而壽皆非也
明朝宋學士濂文祿榮壽可謂兼之其處母胎
二十四月堯禹十四月謂之偶然亦可況其他
乎
幽冏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
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
鼻如硫黃就床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

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婬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 陳公諱于階

人之賦形有羊白有兎缺有六指非適然而有由星氣胎感致之星家金羊鬼宿次未冢宅偏

得其氣則人羊白日兎房宿次卯冢宅偏得其氣則人兎缺冢宅坎龍癸坐則人六指是謂星氣孕婦見兎子缺唇見麋子四目是謂胎感或問四目之故曰麋卽麂目下有竅謂之夜目合畫視目爲四孕婦感則肖之今世多缺唇而無四目考之上古惟蒼頡四目此如禹耳參漏謂之重明文王四乳謂之至仁乃神聖異表非胎感之說也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

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卸襋、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貤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有生必有死、聖賢不能度、涅槃尸解、固非儒者

事、然箕衍有考終之文、則免于床笫、不可謂非儒者之願也、吾邑象山陸夫子、守荆門月、年纔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先人所服帶、帶至、微疾、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灑掃焚香、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盱江明德羅先生、疾革將化、諸孫已畢奠、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之、談論酬對不倦、明日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手、乃能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力。非可卒辦、趙承元毎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

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明德先生諱汝

芳承元諱鴻錫

中陰一曰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後生死之中、故曰中、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若人中死還生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即見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于父生礙于母生愛、若女子生、于母生礙、于父生愛、始解散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有愛礙時、中陰復滅、生陰次起、如是入胎、次第圓滿而生、首楞嚴

日汝身先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中陰之謂也然亦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即生者間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譬之胎孕必假交媾而內典所載祗精摩腹聞聲嗅香持衣飲水種種俱成胎孕理固不可拘耳

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釋典與攝論言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于心一處同時

捨、雜寶藏經又言、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總謂人當捨生趣、生時惡業熟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爲餓鬼、至膝死爲畜生、至足死爲地獄、善業熟、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爲人、至眼死爲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復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說、更叅驗其平生、往往符合、渠言死後獨煖處卽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

推之吳太史客卿言人死屍冷再有發熱處乃的亦一說也太史諱應賓

道士邢中山年百歲未知何許人吾邑白厓王公與之遊偶言有友生公家欲一見後見公侄所生見樹之謂公門此即友人其登甲第爲顯官以餌金丹發毒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後丹之夏則始煩發今尚非公家兒也見數歲後發熱膚裂死中山初舉其姓名鄉里今忘之

白厓公諱紹元任參知

徽歙汪氏子言其郡人以賈敗老貧止一兒所善友以逋負必欲質其兒此人不得已以兒償怏怏病且死命製棺者穴其前謂之曰某甲與吾善而以糞土之財奴吾兒死當爲蛇螫其項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攜兒客他所聞此人病攜兒共來覘技滯日向非敢質公兒知公多逋負恐兒或爲勢家有故爲公育之今同兒來討後事曷强起言所欲當得爲公計兒固公兒也此人初不應聞之蹶然曰有是哉起而抱持

有此好心曾見明彼不明言以怨其心

泣喀喀嘔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此質兒者詭不義以行義厚矣心固不易知然怨毒之于人亦畧可睹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合）歷陽（今和州）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楊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蔣濟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虞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濬出江西穆帝本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時分北譙置陳留郡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則兼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為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

曰大江以西可發一笑

嘗疑冬日嚴寒木皆枯落何以反謂之旺蓋浩淼者形而清冷者其神也惟陰氣凝結水之元始一遇春陽蒸噓成液便爲水之濁質矣

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

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歃如忘、服虔

日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
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靜郭
君泫而曰不可、荀子、驩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
而故、皆當作如、戰國策、耶奚恤曰、非故如何也、
繇鹿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
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
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

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莽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余鄉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註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註如讀爲若張鷟鑿空言事無本始鑿空爲之也師古謂通其孔穴非是進熟美言如果之成熟也鑿空與進熟二字可作對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女即涕泣不飲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介不生此女

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潔踰冰玉中歲其子竟石別駕夭喪門戶危栗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蓐命帷蔽產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

議遂息。常見遺腹生子。族之不肖者、羣起訾議之。吳夫人此事。殊可爲法、非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

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或其式略異耳。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

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中國但諸國不知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僞如今也

錢慈穀先生常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既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覻久之曰不佞眇能覻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碎額又聞華亭一令謝政歸宦貲頗富廣作園亭請一友顏之友爲書想花亭云用太白語也已懸久乃悟

花華通用立碎之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俯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任郡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不

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
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
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
廢公法而市己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
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華後無子、婢生
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
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
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傖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艴然曰君自無耳乃欲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吳憲副論唐荊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荊川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爲胡梅林少保少保以荊川有將名使人迓于淮安持五百金爲勞軍費荊川怒繫人于獄貯金于庫而前少保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荊川軍于周山少保以兩將軍馳鐵騎七千挾勁弩火器伏周山

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人圍周山三帀遍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援周山待公于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馳一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令此被繫之將攜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周山之圍者荆川自慚不能出少保彀中憤懣成疾云腐儒不可治兵荆川以經濟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爲人愚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朱近修一是　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
以為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
廟為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
曰天縣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
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
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
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
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
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値各分去者有相値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躋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頹若有所懞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為一或一分為數或迎風疾行歘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窓燕鐙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蘆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

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赴則無有其人回赴予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鄰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賾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日所經見且久並疑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為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

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己卯

○神燈之說聞到處名山多有此異余初未之見亦弗之深信也及見近修所記益復驚悟然憶余庚午歲居金陵讀書長干僧舍嘗以夜見塔放光初爲一縷從門中冉冉出漸見各門皆有光氣愈蒸愈變閃爍噴湧塔九級級八門每級闢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門出金光三十六道條爲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達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花上相

好光明旛幢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旃檀所雕刻丹青所圖繪者莊嚴各級不遠上逝一時見者歡喜讚嘆環步四合如一朵金芙蓉瓣瓣簇擁將開未開於雲際霄中矣少焉光色漸淡覩前空濛縹緲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此固予所目擊者昔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固不一相予所見其一耳以是推之則近修所記固可以類測也詎不然哉○高康生皋云人言長干寺浮圖中有舍利是康僧所求得者時

時放光變出不一遇大雷雨則鳴予初不之信一日値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然陰晦正南方皆黑雲遮蔽不見日色霹靂一兩聲民房爲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竚觀予不知何故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辨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弦晦狀又復漸開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爲不誣耳世間一切幻怪耳聞未見者固

不得盡以儒者之論臆斷其無有也。

高康生阜云小蟲扁而緣壁間者俗名壁帘介入足度之大不過酒杯而予二十許時見一大者如蟹伏門後枋柱間曉以燈行觸之。爲悚却蟲促縮蹲踞隆起木上可半寸燈光閃爍中屏息察之半晌卒不敢動而去尋亦不見是年家遇火災未知是此蟲之應與否。而舊紀中亦或有載此者乎。記之以供好異者之採錄云耳。

因樹屋書影第十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建 在都 錄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性善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性情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微子曰我昔云孩

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聞其豺狼之聲、曰野心無親、後果滅羊舌氏、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見論衡養書、今、恨、不、見、世、碩、今、亦、不、知、爲、誰人性惟孔子說得無病。只相近二字。亦稱富哉。假如大盜貪財好殺、何惡如之、然有時不取。是近義也。有時不殺。是近仁也。舉大盜而凡以惡名者可見、

以已身言則平旦好惡與人相近是又一近也
故養者移也養之道亦不一矣孔言不移正甚
言習之害大孟子斷言性善是入穴取虎子殺
人取心肝法非戾孔也古言盜道有仁義禮智
信一撥轉歸正則五德皆真夫非移之以養而
然乎

古臣下奏上天子未有稱大尊者周梁遲陳宣
帝八失皆稱大尊云大尊比來小大之事皆獨
斷之大尊未爲聖主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

等語、
懿宗末年、長安使人取石於苑中造山、崎危詰曲、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及造屋室、如庶民家、帝與嬪妃游處、由是王公貴游爭效之、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後巢寇入京、焚燒殆盡、悉爲瓦礫、見紀異錄、此唐之艮嶽也、
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

則不足禁姦朕嘗語徐偃異時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日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此言可爲萬世法

五星畏浮圖佛像令人家多圖畫五星雜于佛寺或謂之禳災眞不知也見劉賓客嘉話不知何據

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惟謙爲人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復多智時賢諺曰支郎眼中

黃形軀雖小是智囊見五色綫僧亦可稱爲郎

本事詩則天見宋之問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口過二字甚新老狐善媚雖譏人語亦作態如此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消摩藥也見誠齋雜記余謂消摩自是導引按摩之意以爲藥恐非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

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詔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編王詔大有韻致今人多不知石刻始于詔因爲表出唐恪效顰亭名尤惡强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高人祿命以悅人心緇言禍福以規人財賈誼譏司馬季主語也季主尚受此毒詈今之紛紛

胡爲者、

蘇文忠詩云、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寫向君家雪色壁不必見其畫覺十指酒氣沸沸滿壁

長慶初穆宗以刑法爲重每大獄有司斷罪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叅酌出入之號曰叅酌院見國史補、叅酌院妍對詳穩司、遼史詳穩司掌諸官府監治長官、

今天下謌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爲

一字故音之脣齒分四方纔連綴多浮音故音之脣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入聲皆平閩越人無平平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則爲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乃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乃共工名而注爲包藏之訓皆不考見詩傳考補如孔壬果共工名則包藏之訓大可笑矣是從壬字鑿出也

盧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此子房定評宋人好輕貶人亦好妄尊人、

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令吏衣冠之此固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賵賻此大異是教貪也

子華子曰火宿于心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木宿于肝觸突于抵而銳其神狷束而無當人之樸戇以取禍者肝使之也金宿于肺硜訇而不屈蟠而不能仰也其神潤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水宿于腎瑟縮以湊險其情伏而不發人之婞婟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土宿於脾磅礴而不盡其滲漏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瀝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火氣之喜明也木氣之喜達也金氣之喜辨也水氣之喜藏也土氣之喜發生也是故事心者宜以孝事肝者宜以仁事肺者宜以義事腎者宜以智事脾者宜以誠實而不詐五物宿于其所喜五事各施其所宜外邪之不入内寇之不泄夫是謂善完子華子雖贋書然此段談含内外五行精確之極可存也

唐肅宗賜李輔國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其香聞數百步或衣裙誤拂芬馥經日不散見杜陽

編、玉有香疑是比喻之言、此實有之矣、古僅見此、然輔國敗時、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不周歲、輔國就誅、則眞物妖矣、

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綺盛飾、以此疑之、見後漢書○尚何疑焉、卽此當誅、

五均、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梁武帝

素善鐘樂、欲釐正雅樂、乃自製四器、名之爲通、施三絃、横七絃、用二十七絃、均與通。今不知爲何物矣。

汴人語有不甚解者、大半是金遼所遺、如藏物于內、不爲外用、或人不知之者、皆曰梯巳、不知所出、後閱遼史梯里巳官名、掌皇族之政教、以宗姓爲之、似即今宗人府之官、所以別內外親疎也、或即梯巳之意歟、梯里巳、但呼曰梯巳、二合音也、汴音多有二合、如不落爲篰之類甚多、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鴟魚之像于屋脊以厭火災即今世之鴟吻是也見偶然錄此又與爾雅所載龍生九子鴟吻好望今屋上獸異鴟吻一作蚩吻好望一作好吞漢書律長八寸象八卦宓羲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然則律始伏羲不但易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

日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謂曰我常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弟補書之復謂人所以讀書為士君子者正欲為五常綱維也使我今日絕故舊是為御史而墜一常可乎寧不為御史不可絕人理見陶宗儀書貴而忘舊者閩周君此語自當媿死若沽好客之名而雜然並進應接妨務攖黷招尤客主身名兩敗難洗又不可以周君口實也

韓子通解曰伯彝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則服食

其葛薇迓山而死、今人但傳食薇不知衣葛。
輝縣褚丘去百泉四十里、寺旁有白馬將軍祠、土人多崔姓者、而近又有鄭村、有于褚丘演崔鄭傳奇者、土人以石擊優人、訟之官、張蓁居有過褚丘詩、玉勒追風下古鄉、鴛鴦隊裡陣雲黃、怪底褚丘春社上、無人敢去演西廂、
吳門治平寺、重陽日、遊人競集、縶羊千百相與博、謂之博羊、滿山如雪者竟日。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騧馬、墮而墜澗、追兵

幾及馬臨澗垂轡墜不能及馬又踠援焉墜攣之登岸走廬江見異苑李子田曰馬有垂韁之恩始此

李子田曰漢書董宣强項字出素問岐伯曰諸頸項强皆屬濕余按博聞强記與强項之强皆去聲今人讀作平聲誤

李君實曰道書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通典云舜時用八音樂器八百般周用

五音減至五百般唐減至三百般宋仍之今樂器恐不及百般人間流傳尚不能久何況鈞天之樂耶

蔡邕書曰邕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據此則邕喪父母久矣高則誠傳奇即云有所譏刺假借託諷何不杜撰姓名行其胸臆乃一無影響遂誣古名賢若是誠所不解

郭上善醫遇貧賤厮養應手立愈然治貴人或

不驗、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況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慎之心、臣意且有不盡、何有于病哉、見方技傳、靈源禪師住龍舒、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如目前而言、靈源問其故、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詞、其不驗要不

足怪、見冷齋夜話、以尾注者巧、以鈎注者僻、以金注者婚、醫卜之無驗、蒙莊所謂外重者內拙也、理自應爾。

朱長孺序李義山集曰、予縮覈新舊唐書本傳、及箋啓序狀諸作所載于英華文粹者、反覆絫考、乃喟然嘆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于鈎黨之禍、而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鄭亞、則以其爲贊皇所善

也、贊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爲之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眞有憾于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爲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離爲死黨乎、義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丘之公

而目爲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爲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弘農則忤廉察題詩九日則忤政府于劉蕡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覺項與師有窮兵禍胎之戒以至漢宮瑤瀍華淸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爲不經警色荒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

行嘆摘之者也

王荆公晚年亦喜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沈山江海三年客乾坤一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近來長孺箋刻義山全集序曰或曰義山之詩半及閨闥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爲善學老杜何居余曰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

國風之螓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詞甚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遊情于婉孌結深怨於蹇脩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途沈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瑤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其梓州吟

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巳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詩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葢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奥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帷房暱媟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

今俗書㡨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先居蝸牛廬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悅、卽用此菴字爲有據、依黃山谷之言如此、予按六書遺漏字不少、劉爲漢姓、六書中竟無劉字、僕名亮、每爲僕作印者、執亮字須用言傍京之語、多作諒、予甚以爲不然、俗書不可從者、謂古無此字、近人謬用者耳、若劉若亮、安得謂之俗字乎、今泥古者如菴字必從弇、然與弇何與、印宗漢人而必以漢人所有之字爲俗字、吾所不解、

宋轅文曰前時知名之士、殘於兵沉於淵陷于

仇怨寇盜者往往有之若今之仕而貴處而壽葢十不得二三是諸人者不過怙其雋才以求聲聞于世耳亦何罪之有意灾之者其名耶夫名人者揶物以自張反幽以昭光是以人衆背之陰陽食之鬼神議之其閒之得老壽無恙者倖耳此論甚確夸者死名必然之理後人當以爲戒

閩陳香初陳竹逸鄭蘭子皆許生之青衣皆能詩香初送客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低竹逸村

居古墓梨花鵓鴣雨荒原麥穗鷓鴣天蘭子村居月明黃葉路花隱赤欄橋皆楚楚有致而予尤喜蘭子曠地夕陽多之句謂其壓倒二陳

金華自宋呂東萊倡明理學而儒風大振歷宋以來有六先生焉北山何基魯齋王栢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楓山章懋惟東萊楓山仕於朝而四先生皆以布衣名重當世何謚文定王謚文憲金謚文安許謚文懿足見當時崇儒重道不以草澤而靳易名之典也迨至于後則不然

矣魯齋著書尤多合之可千卷未三百載俱散傳惟文集與研幾圖行世耳

萬曆初內鄉李蔭令順天之宛平縣署中掘地得柱礎六微有字跡洗視之唐李北海雲麾將軍碑也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故雲二字李因築室砌碑壁間曰古墨齋今世所傳雲麾碑乃陜刻者宛平殘碑人所未覩雲麾乃唐能畫小李將軍也按楊用脩丹鉛錄云雲麾碑在陜西蒲城縣已斷裂正德中劉達夫御史謫蒲城

尉訪出、以鐵束固之、復爲完物、臨淮侯李言恭詩云、蒼頡史籀不可起、蝌斗鳥跡亦已矣、能書千載稱鍾王、更有北海踵方軌、得意最是雲麾碑、當年落筆風雨隨、何意斷之作柱礎、神物知爲造化私、言宛平之刻也、

吳郡林若撫詩談云、唐風山有樞篇、註者云答前篇蟋蟀之意、而解其憂、非矣、蓋是時沃强晉弱、國人明知國非其國、而未敢言、故第諷其取樂、恐一旦見滅、則衣裳車馬、庭內鐘鼓、酒食俱

爲他人有其詞直其情危其意迫切而有餘悲

胡云解憂也　魏風猶來無棄詩緝云毋尚思之無棄毋不歸得其肯矣朱註謂死而棄其尸謬哉　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朱註以湘訓烹非也湘字從水當是澣濯也　小雅四月篇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朱註云侯維也按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花梅侯梅晉宮闕記云華林桃園侯桃三株白桃三株則侯非維義明矣

邶風式微篇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即微

管仲之徵胡康侯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然矣朱註以非字訓之以爲非君之故胡爲而辱于此果若斯言是怨懟其君也豈風人溫厚之旨哉

謝靈運詩只一機軸如晨策尋絕壑夕息在山樓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曉日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迎旭凌絕磴映眩歸淑潮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倏爍夕星流昱奕朝露團凡此發端雖徵有異同命意

不甚相遠、至於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及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大都不出此意、然總本自楚辭、朝發枉渚、夕宿辰陽二語變幻者也、且其遊名山志所紀形勝、具見於詩、詩之措詞命意、則盡于山居一賦、所謂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即賦中入澗水涉、登嶺山行之句、此類甚多、

謝靈運登泰山詩云、岱宗秀維岳、崔崒刺雲天、岞㟧既崄巇、觸石輒遷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晻藹、明堂秘靈篇、本集不載、近張紹和梓七十二家、亦佚此篇、

鮑明遠詩云、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李太白云、千巖泉灑落、萬壑樹縈迴、正襲其語、明遠又云、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杜子美云、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悽涼、雖蹈其意、而翻作七言、緯有化腐爲新之力、明遠又云、豎儒守一

經、王摩詰云、豈學書生輩、窓間老一經、演爲十字、亦無痕迹、
杜審言詩、牽絲紫蔓長、子美云、水荇牽風翠帶長、審言雲陰送晩雷、子美云、雷聲忽送千峰雨、審言鶴子曳童衣、子美云、儒衣山鳥怪、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子美云、星霜元鳥變身世、白駒催、皆變幻祖句、非獨㓜也、徐晶詩云、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云、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而杜語覺勝、

林若撫曰、李頎早晚薦雄文似者、者字殊未可通、必馬字之誤、蓋薦雄文似相如也、莫是長安行樂處、是字未通、必滯字之誤、可謂善說詩也、徐安貞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見于雲溪友議、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見于皮日休孟亭記、及王士源序、王灣月華照杵空隨妾、鳳響傳砧不到君、見于河岳英靈、求其全篇、槩不可得、乃知唐詩散失者多矣、

林若撫賦無題詩云、藕盡金盤未斷絲、雞棲桑

樹見無娉。井梧秋老虛懷子。石闌年多不吐碑
塵掩殘機寧作疋。燈昏覆局杳難碁。從歡裁蘖
爲藩後教妾朝朝怨苦籬。八句俱藁砧體。即蘇
長公蓮子擘開須見憶、楸枰着後更無期、亦不
過此、若撫詩富萬首、論詩尤精、
李獻吉樂府云、河之水、流濺濺、望夫不見立河
干、何仲默絕句云、河水流濺濺、言采河邊蘭、君
從河水去、我獨立河干、未免蹈襲、陳約之望太
行詩云、迢遞太行山、連天跨海間、蚪蜂全蔽日、

鳥道半臨闕、未盡五丁技、猶傳八駿還、艱哉不可上、望望損朱顏、皇甫子循太行道云、太行之阻嘗重闕、孟門中谿不可攀、蚪峰千仞跨海外、鳥道百折盤雲間、神功尚識五丁力、穆幸猶聞八駿還、巍巉茲地危哉艱、古來行者摧心顏、皆將約之詩演作七言、亦係蹈襲耳、

廳字從广、如庭廡之類、今皆欠一點從厂、厂者山石崖岍之類、學者不可不知、廨字亦然、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見

研北雜志係元人陸友仁著、法極之名、人鮮知之、

蘇東坡寶繪堂記云、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爲留意于書畫者發也。元周密記所見書畫著烟雲過眼錄四卷、本坡公語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孀無子、聞父死于燕、母死

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弟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覩死如歸

葦之小者曰蘆未秀者曰葭稍大爲蘆萑之初生曰菼一曰騅詩大車註菼騅也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爲萑一物四名也郭璞云菼似葦而小蒹似萑而細是蒹小于萑萑小于葦也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有菜曰羹無菜曰臛細切曰虀全物曰葅耕水曰田耕地曰疇

淳熙中狀元梁克家、守福州、著三山志四十二卷、中有稱縣曰望曰緊者、人多不解其義、蓋唐制三千戶爲望、二千戶爲緊、宋志因之耳、唐縣有赤畿緊望上中下六等之差、

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鶯始囀、秋蟀纔吟、爲鶬鶊蟋蟀、但摘一字、

宋季敖陶孫字器之、嘗作詩譏韓侂胄、坐斥、著有詩評、自漢魏至宋、皆隨人譬喻、楊用脩引入丹鉛錄、題曰、孫器之評詩、不知爲敖姓、誤爲姓

孫也敖筳闓之福清人今後裔繁盛、
河洛洛字避光宗御諱改爲雒字按春秋及左
傳皆雒字後漢都雒陽以火德王謂水剋火遂
爲雒陽、
漢武栢梁詩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陳貞鉉
引管子書日主夏月主冬星主春辰主秋爲証、
殊有見解、
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
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離婦相如達不同

長卿慢塵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蓋宣尼卽孔丘楊帆卽掛席相如卽長卿柔風卽商飈殘照卽夕陽也此詩中之大病

曹子桓芙蓉園詩結句云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子建公讌詩亦云飄飄放志意千秋常若斯語意相類總之原于十九首蕩滌放情志者也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僞譔木蘭詞英

華以爲唐韋元甫作予謂十八拍俱用沈約韻木蘭詞首章亦用沈韻愈証爲唐蓋此等詩原是昔人設身處地代爲悲嘆而作初非僞撰後人誤作本人耳使當日有心僞誤何不稍出入其韻乃留此破綻使後人一眼覷破耶今人動作明妃怨中間頗有似明妃自道者亦將謂皆明妃自作亦將謂後人僞撰耶不辨明矣

漢之新城三老曾國兩生壺關三老洛陽令尹皆不知其名姓千載之下不無嘆惜予在邢上

聞昭陽李映碧給諫、取廿一史中、有名無姓、有姓名無字、有姓字無名者、各爲分類、總爲一書、惜未見之、

偶閱于文定筆麈、西域一種小蒲桃、號瑣瑣、中土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必有正音、呼者傳訛、及觀西京羽獵賦、漢宮有娑馺殿、與瑣瑣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院、有娑馺之名、至今相傳爲瑣瑣耳、余按賦中原是馺娑、非娑馺也、或是文定誤記耳、然西域之音、

亦非正字、强以宮名定之、未免附會、此種葡萄形質最小、正不如從俗以瑣瑣爲當也、

唐鄭雲叟咏西施云、素面巳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横一水波、浸破吳王國、近鄭若舟咏響屧廊云、盈盈緩步行、屧響細傳聲、莫謂金蓮小、吳城一蹴傾、亦本于雲叟、

湘蘭馬守眞詩云、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卮、酒是消愁物、能消幾個時、楚楚有致、宜其名冠一時也、相傳湘蘭足稍長、江都陸無從戲以詩曰、

杏花屋角響春鳩、沉水香殘懶下樓。剪得石榴新様子、不教人見玉雙鈎。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爲歡、有累于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怨、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寔之談、○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彈琵琶之句、晚年又服琉黃致斃、好佽佛者

多藉此訾議之、予謂名人適心娛目偶一爲之、亦復何損。古之敎大節建大業人必不似後人泥塑木雕日日面前畫太極圈子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則是少陵亦博塞矣、又何損于少陵乎、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訾其小、且學其大、

喈喈嘖嘖、勺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牧之不盡、相呼共豚、此公冶長辨雀語見

論語疏、唐沈佺期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後人註沈詩者、單引此數語、如此則是能致冶長災矣、何云免、按俗傳冶長知鳥語、魯君不信、逮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出師侵我疆、如其言往跡、果然、方釋之、賜爵爲大夫、此不根之談、佺期正指此詩、人好異、不論事之有無耳、前數語未必真、然見論語疏、而今之輯韻語者皆未收、

宋代先儒、壽多不永、周茂叔五十七、程明道五

十四、呂東萊四十五、張南軒四十八、邵康節六十七、惟朱文公七十一、程伊川七十五而最享有壽者、則楊龜山八十三也、壽夭天定、非斲喪元氣而弗永年耳、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爲盛衰、秤者視物爲低昂也、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漢武鑿昆明池、見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梵人、後西竺法蘭至、衆問之、云世界將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徐與公曰、世界大矣、一經

劫燒、則無處無灰、何獨昆明池有之、他處未之見乎、法蘭之說、祗傲人所不知耳、縱曰格物、亦未必格天地未判以前物、斯言妄矣○予意今人所用煤土、掘之地中、當即昆明劫灰之屬、但習用既久、不以爲異耳、南中往時絶無一二市猾勾黨開採、青山白石悉遭殘賊、長林茂樹斫伐一空、因劫而劫、不可着眼、近始禁之、亦快事也、法蘭所言、未必無據、

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書一百十三人、詩

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可三百人、則二千七百餘人也、蘇子由古史、鄭漁仲通志、劉介夫春秋列傳、及四書考、此五部有傳者、近千餘人、而其無傳、尚千五百人、閩人林天崇世陞、著詩經書人物考、張子靜事心、著春秋人物考、皆足鼓吹五經者也、惜其書未行世耳、

王粲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

夔孟浩然登安陽城樓首聯云才子乘春來騁望羣公暇日坐銜夔筵蹈襲王粲也

廻文詩古今作者甚多往往牽强惟蘇東坡題金山寺云潮隨暗浪雪山傾近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迢迢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山雲接水碧波千點數鷗輕漸近自然也

平原斬笑跛者美人雖日好客筵慘酷不仁之甚者樓上見跛人偶一笑之何至于斬其頭以

謝客且䟦客未嘗有奇謀裨益于平原如孟嘗之雞鳴狗盜者之術輕易以人命沽名亦謬矣大約戰國之時君多木偶客多鬼蜮人命則草菅耳其初亦有一二魁傑之士出一奇運一策世競傳之而占風望氣之徒爭相附和羣然國士自命矣至于重虛名而鮮寔効愛禮貌而輕死真一時風尚則然若田光刎頸以激荊卿侯生絕脰以報公子此皆可以無死而死其與溝瀆何異自身之不恤何恤乎他人知笑者之無

大罪而請斬之、亦知笑者之無大罪、而斬以謝客、各自爲立名計。本不顧人性命也。爲此等人姬妾亦難矣哉。

初唐楊師道南行別弟云、萬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飛。不知何歲月。得與爾同歸。如意中七歲女子、送兄云、別路雲初起。離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全襲其語、

今師授弟子之刺曰友生、相習而不解其義、按孔叢子云、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

隣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煇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是四友者夫子稱之也師之用友本此

王紱字孟端永樂中薦授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五詩畫雙美近見其詩集百餘篇聲律不在高楊張徐之亞如舊業暫歸翻似客異鄉重到即

爲家通仙要得懸壺術遺世聊存荷鍤風草色
池塘看細雨杏花簾幙動輕寒鄰家酒熟邀春
社釣艇魚來動曉餐鳥從萬木陰中響人在亂
山深處行背對偶精工意新而調逸者也絕句
題靜樂軒云前溪氷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
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窻紅日鳥聲多竹几藤
床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月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涼生
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斗

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又畫竹寄友云、我昔尋君扣竹扉、醉中曾寫竹間詩、別來幾度空相憶。多在青燈聽雨時。不獨筆墨工竹石而已。此孟端之畫貴重於後世也。

荷蓧丈人遇子路問夫子、丈人乃自道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焉知夫子之所適耶、蓋丈人高隱之士、必不與子路邂逅、即直斥之、如朱子之註也、陶淵明作荷蓧丈人贊曰、四體不勤五穀

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可証非責子路之語也

浦長源舍人詩如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一首膾炙人口久矣而絕句訪熈上人云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已不能遙想山中譯定夕半窓寒雪一殘燈過張生舊館云廣陵人去隔天涯舊館淒涼閉落花立馬斜陽空灑淚一聲橫笛起鄰家汾上旅懷云汾水連雲起白波河梁欲渡柰愁何故鄉莫指并州是歸

夢江南夜夜多題墨竹云。脩然不上碧琅玕葉

葉凌風翠羽翰記得西窗明月夜一枝瀟灑影

中看皆楚楚有致浦學詩于閩人林子羽而詩

寔工于林

弘正間詩僧明秀號雪江與鄭少谷孫太初沈

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姓寓錢塘勝果寺如

雨燈夜着虛堂影秋聲寒隨落木聲江岸鷓鴣

悲暮雨柴門燕子惜春泥今日捉之真有子當

年趙括豈無書著作獨惜虞卿老懷古猶含處

信悲荊門落日巴陵迴衡岳秋風鄂樹低皆有深思過縣山人故居云溪邊野竹欹寒沙茅屋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花殊有唐響與少谷太初石田調微異亦沙門中之錚錚者也

釋魯山泰人也與李空同何大復善詩多五言如出鄉逢歲暮歸路踏春寒高山千里夢芳草十年春絕句東風送春來散入群芳去花謝鳥聲開春歸問何處又深樹自生涼書眠無事擾

合眼夢難成。起坐嫌啼鳥。又柳花飛蕩草萋迷。蹴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苦。更來行客耳邊啼。皆有清絕之趣。

經籍志、載陳希夷詩二卷、今佚弗存、又古今書刻、載陳希夷集、建寧府有欽本、今亦不存、曹能始蒐刻宋詩、希夷缺焉、予考華山志、有西峰一首云、爲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遁客。此處是仙鄉。又答使者辭不赴召、九重特降

紫泥宣才拙深居樂靜緣山色深庭供畫障松聲萬壑即琴絃無心享祿登台鼎有意求仙到洞門軒冕浮雲絕塵念三峰長乞歷千年又赴召答葛守忠云鶴髮翩翩即散仙蒲輪爭忍利名牽留連華岳傷心別四顧雲臺望眼穿涉世風波真險惡忘機鷗鳥自悠然三峰纔欲和衣臥又被天書下日邊又辭朝歸華山云十年踪跡踏紅塵為憶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聽笙歌

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又
別麻衣道人云華岳峰前兩路分數間茅屋一
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總不聞又孫
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
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歎巨靈仙又於宋秘圖
集見題水石潺云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迴環
湛晚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
冬日晚望云山鬼暖或呼溪魚寒不跳照景愈
堪觀危峰露殘照又與毛女遇云藥苗不滿筲

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予所見者僅止此耳、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繇。安有今日。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義無儔。則以三尺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收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鄧刺史文明以意爲之刻、諸石、不知米南宮

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閒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爲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呂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爲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即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爲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爲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參拜。龔氏既殁，爲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絕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惇厚也。今有愛妾死者，自爲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爲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矣。

臨川湯大年，正統間爲仁和教諭，予得其遺詩一卷，工於七律，對偶森嚴，如一飯未嘗忘鉅鹿

千金何必學屠龍。可憐弄玉歸天上。誰遣崔徽在卷中。孟嘗空有三千客。李客曾無五尺童。誰憐飽老偏能舞。舊說綿駒最善歌。回文織就佳人怨。彈鋏歌長壯士羞。老去維摩長臥病。重來蘇晉愛逃禪。欲向漆園尋傲吏。曾從江夏識奇童。皆使事穩帖也。如故鄉夜雨燈前夢。京國秋風病後容。薄宦正當多病日。賞心無復少年時。病與年侵方覺老。涼隨雨至始驚秋。皆寫情眞切也。如白馬祠前潮似雪。碧雞坊外路如天。露

井曉分澆藥水。春鋤香帶種花泥。一拳潤色當
窓見。三徑秋聲到枕閒。雪際樓臺空暮景。水邊
籬落自秋花。月映露珠疑照夜。風翻涼葉覺先
秋。鐵馬渡河冰已合。金笳吹月夜無風。已識種
桃前度客。却尋采藥舊時僧。栢子香消春夢覺。
梨花門掩雨聲寒。石屋松濤天接海。祇園花雨
夜吹香。米炊雲子供僧飯。衣過風廊惹佛香。聽
經白晝來山鬼。咒食清齋起鉢龍。千古幾人分
得巧。七襄終日不成章。銅雀硯寒頻换水。紫駝

裘薄更裝綿綠水畫船春繫靉綷紗銀燭夜登樓看花醉舞春衫濕剪韭高談夜燭紅荷葉雨鳴湖水冷稻花香散野田秋蠶登曲箔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杖龍化去秋池涸筌鶴歸來夜月寒皆寫景清絕也若大年者足以傳矣

江淹有遊黃蘗山詩一首蓋江曾爲浦城令遊福清之黃蘗山也湖州杼山西南五里亦有黃蘗山顏魯公作妙喜寺碑銘以爲江淹賦詩之所似未詳審詩中語也江詩云長望竟何極閩

雲連城邊巳顯言一闕字矣又云南州饒奇怪赤縣多靈仙金峰各虧日銅石共臨天是山有十二峰最高也又云陽岫照鸞采陰厓噴龍泉是山有龍潭九處也又云殘杌千代木崒廧萬古烟禽鳴丹壁上猿嘯青厓間是山至今古木陰翳若梁代又不知何如其蔽虧也又云况我葵藿志松木横眼前此正淹爲令尹時望闕而見也若湖州之黄蘗不過山清水秀而已與此詩全不合矣蒲城縣三國吳曰吳興至唐始改

爲浦城、按淹本傳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日久、後黜淹爲建安吳興令、卽今之建寧浦城令也、曾公誤以吳興爲湖州、此又是一證、

六祖衣傳自達磨、本西方諸佛授法信器、乃西域屈眴布緝木棉爲之、鉢由魏主所賜、乃陶器、紫黑色、明亮可鑒、六祖受法黃梅祖云、衣爲爭端汝勿傳、故徒衆寶之、歷劫無恙、唐肅宗代宗宋仁宗皆請衣歸大內、供養贍禮、後俱遣使勅還曹溪、唐劉禹錫作佛衣銘、至嘉靖中、莊渠魏

校督學廣東、謂佛氏爲異端、取衣而焚之、鉢則搥而碎焉、莊渠拾吾儒糟粕、未必能爲聖賢、斯舉亦不韻之極矣、說者以莊渠初有子、毀信器之後、遂絕嗣、以爲報應、又未必然耳、武彝舊有魏王子騫頭顱、嘉靖中、緇雲樊獻科、巡按閩中、取而葬於金雞巖石壁上、不令人見、恐致汚穢、此乃近理也、嘉靖末、廣東巡按御史王紹元有南華寺詩云、衣付爐烟空幻滅、經傳貝葉總支離、上句言焚衣事、下句言六祖不立文字而頓

悟、似不能無恨於莊渠云、

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天下人、恒河沙數、豈止於此、必相同者多、然富貴貧賤壽天、必無相同者、命之理微、非五行所可推測。亦非術士所可懸斷也。即以上四刻下四刻論。亦止一百萬零三萬六千盡之矣。文文山曰、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而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其所得四柱、皆不能越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

之外且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廿期中姑以百年爲率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生十二人豈不厚誣此論最當足緘星家之舌予曾問之一談星者曰然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此說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

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仙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覯也、洪自敘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為早慧、其好學絕人遠矣、今惟抱朴神仙傳、則得自西山道藏中、為梓刻之、後此若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與稚川頗相當、近世王鳳洲先生前後四部稿、幾四百卷、古今集部之

多、亦所罕見、而楊升菴朱鬱儀、著述皆近百餘種、予嘗刻其書目以傳、其著書世亦不盡見也、金陵丁菡生著述亦有七十餘種、書饞蔓筆至五十卷、他可知矣、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墓序。而歐陽爲之銘。嘗考張說文集、所爲上官昭容銘。其序則蘇頲作也。此可以證、

蕭何謚文終、終之一字。不知于謚法何居。

宋初之詩沿五季卑靡之習詞多率易至楊文公大年始創爲西崑體同府和之者有劉筠錢惟演胡宿晏殊晁迥諸人其詩組織工麗雖門逕自玉溪生而才富力强終是綦隆人物其倡和集澶淵晁氏書目中有之人多未見然其詩往往見于宋文鑑瀛奎律髓諸選中如咏漢武諸作卽義山諸人不能過也今錄其佳句與世共賞之如楊大年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錢思公立候東濵邀鶴駕窮兵西極待

龍媒劉承儀行厨爨蠟雕胡熟永埒鋪金汗血
驕晏元獻泰聲未覺朱絃潤楚夢先知薤葉涼
宋景文風經禦冦仙遊外埜議禪謀草創餘過鄭
國
詩楊黎州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
宋宣獻江涵帝子翬飛閣山際真君雀馭天丁
晋公乞珠泉客通關市種玉仙翁寄版圖劉師
道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李宗諤
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胡武平雕
戈夜統千廬衛緹騎秋盤五柞宮諸句整麗精

工其用事亦詩時。可取世嗤其轉借義山未悉
諸公耳義山詩號西崑三十六體。有以義山及
溫庭筠段成式三人俱行十六故也。
光武故人知有嚴光而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
光武平時與諸故人夜話及讖光武曰劉秀作
天子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
光武堅叩之曰大丈夫立意不與帝友後果徵
不至刺史郡守奉詔存問牢毋披髮不奮詔書
獲少與光武友善既即位屢徵之不起蹤跡與

子陵同隱于石城。城今池州府也。見府志中、或云、唐裴勛呼父坦之爲十一郎。子可呼父爲郎、亦異。不知唐人奴多稱其主爲郎。安祿山嘗稱李林甫爲十郎。裴之稱父爲郎。亦猶今之稱父爲爺耳。

何元朗云、爾雅世以爲周公作。然只是小學之書。但學者若要讀經。先須認字。認字不真。于經義便錯、則何可不列于學宮、松江前輩顧文僖公、其平居皷、官不去手。亦欲以認字也。按唐人有

習大經中經小經之目。以爾雅爲小經。是爾雅原爲士子所誦習。不知以何時廢耳。其實讀書作文必先明字義。元朗之言。固不刊之論也。

吳介茲 記 閔孝子傳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爲業。少未嘗讀書。性拙戇不慍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雖謹。父爲老諸生。年七十又二。尋病。醫藥不效。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屨矣。慰

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祖慈莫之畀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羅重疾卧床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爲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且起憂何爲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爲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爲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齚郟堪狀妻女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視之見創寸八驚促之人曰若何爲

者孝子不能隱徐曰子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饘粥啜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背不甚楚割畢創即斂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醫醫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跽泣請醫不可却妾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為必死泣相

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醫報謝醫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醫卽里中人爲徧聞之里中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其聞之郡邑大夫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爲孝子旌門焉旌門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戇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鎭來者爲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封

股療親古不深許刲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戇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戇哉今世之不粗戇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爲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若孝子者可以風矣○刲股與刲肝世常有之若孝子者亦大異矣介茲豈有所激刺故爲是詭說乎抑至性純篤果在田夫牧豎而平日誦習詩書之人遇親危難反引文飾義守毀傷滅絕軆攻妨世之說而不變如介茲

所云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爲者乎記之以爲末俗之勸

偕山隨筆言楊公太初名肇基者倜儻俊偉所在招致技能異敛士立功名天啓末鎭上黨其幕客有絲無屋者能黯夜捫牘知文字且成誦不異在日鐙前不知操何術

閩中洛陽橋圮發石有刻文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蔡錫中永樂癸卯鄉試入冑監任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陞知泉州府錫至欲修

橋橋跨海工難施錫無可爲計欲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蹶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于海若有神擎捧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舉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載錫本傳中此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爲傳奇中戲妄語非也後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顏杲卿碑云公初被害梟首于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懸床而哭忽聞

聲如鞭床者髮跳秅而前夫人方駭信之宋文信國盡節後廬陵義士張千載收其齒髮歸授其夫人歐陽氏一日夫人夢公怒曰繩嚙斷髮矣啟匣視之髮爲繩所束過急幾斷異而理之二公之精靈不沒如此而收齒髮者俱姓張亦異事也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曖昧事輒塞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耳內奇癢召工取之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

有大珠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蔬寢夢有人提其耳曰邦有道穀寤而省曰神意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價騰貴發糴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閨閫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也

呂布封溫侯而王允亦封溫侯馬援爲伏波將

畢而路博德亦爲伏波將軍呂望爲尚父而錢鏐亦爲尚父今人但知二呂及新息耳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見中朝故事湯義仍玉茗傳奇弄鶯簧到柳衙本此

劉瑾本姓箕生于馬嵬坡即楊妃薨處也王振本教官後閹割見媛姝隨筆

晉干寳之姓在寒字韻即此干字之干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其先也書者誤增趯于

下遂讀作虞字韻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
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
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書之差相承已久楊誠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
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註
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
暨陶皋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
曰當呼作吃音三國志吳有暨其呼之果應六
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瓢高麗姓也

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蒯聵之亂衛人狐黶實殺子路子崔既長往行復仇黶知之約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君子曰子崔能報仇奇不負由之孝子狐黶心服其義蒲弓木戟甘一死以成孝子之名更奇

宋史党進傳進爲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床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史臣以被爲寢衣則知論語中必有寢衣自屬被孜何晏論語註引孔安國云寢衣卽今之被史臣所用蓋

本此安國漢人去古未遠當有據也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為道

今以姓為名以墨為姓是老子當姓老耳

允官亦可謂枝官見韓非子

姚福曰伯夷叩馬而諫福疑無此事孟子謂伯
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時當商紂十五年至廿
年而文王沒又十一年武王始觀兵戡黎又徙
徊者二年紂殺比干武王乃伐商至此伯夷居

西者十八年矣論尊尊矣論舊舊矣且太公女邑姜爲武王妃實生成王爲周懿親與伯夷爲一體之人武王伐紂豈一日之故哉而必待叩馬以諫況一諫不用遂去之採薇而作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夫伯夷既以武王爲暴何久享其養而無一言以諫及諫不用而方以爲暴雖戰國無義之人所不爲也而伯夷爲之乎蓋孔子稱伯夷餓于首陽者言賢而隱居困窮于下非真餓死也史記之不可信者甚多不

獨于此。叩馬之事、古人辯之者多矣、此說當理而核。荆公山谷二公皆有辯、不及之也。

餘姚王海日公華微時、以儒士冠軍觀場、大爲督學陸公某所器異、輙以大魁期之、比陸公任徙省、因延公留家金陵、課其子焉、成化乙未、餘姚謝文正公遷、舉進士及第、謝亦陸公識拔士也、陸公移書慰公、以謝大魁語相勗、公謂陸氏子曰、尊公念我潦倒、故以是語相勸勉、豈謂我眞能爾爾乎。比夜、公夢里中迎春牛至其家、牛

色白導引鼓吹如王者儀從後以浙藩馮公某殿焉公覺而異之因語陸氏子陸年方髫齔凝眸移時再拜手額曰此先生狀元兆也公詰所以陸曰牛謂一元大武春牛者春榜之元也牛屬丑白主金當作辛丑狀元公曰王者儀從云何陸曰狀元賜宴撤殿前儀從一半送之公曰後之馮公云何陸曰聞京兆應隨狀元游街意是年馮公其為京兆乎公笑曰子言何誕也陸曰與月自驗請為文以記之公笑曰驗而後記

未晩也比庚子公首鄉薦辛丑成進士及第亦不復記憶是夢矣適游街公馬上顧盼後乘果係馮公馮是時果爲京兆公忽悟前夢因大異之陞喜其言驗題其齋曰瑞夢堂索記於公公因爲瑞夢堂記以貽之友人偶語是事余因歎遇合之數其前定若此陞之神解尤不可及矣

因樹屋書影第十卷終

跋書影後

大考古證今莫如說部默稗官家不可勝紀逵〻野語瑣錄諸種尤甚至流濫于齊

諧虞初搜神志怪君

學不由也王仲任有言

造論著說發胸中之

思剖世俗之事斯為善

耳所擬論衡識者且

郤方之追宋元淹通
古雋唯容齋隨筆夢
溪筆談研北雜志數
書稱爲今櫟園先生
因樹屋書影出采風

論書辨訛正謬皆足
羽翼經史精確切用
淵雅可傳洵百家之
真珠舩一代之名山業
也先生是編成於讀

僅省簡閱多書就臆罰而成之故看書影之目耿猶淹通若此則手屋恒提麈尾擊唾壺慷慨談論之風概

不于是而益可想見也
哉

武林晚學張遂辰拜
手跋

書影跋

因樹屋書影者櫟園先生昔在請室時所撰述也其書紀載精覈辨証明悉上自經史下逮聞見凡

可以正人心翼世教廣學識弘風雅者無不筆而記之洵五經之流別四部之菁華矣昔人有志林隨筆紀聞諸書皆足以備攷訂益

神智豈若是書之博覈而
正大耶先生事既白復官
金陵公子雪客龍客爰發
篋簏取囊編而剞劂之以
質當世儀于丁未十月既望

觀以於秦淮以飲之酒之間
因得是書卒讀之儀樓覽
再四不浩歎先生是書之傳
大而深服先生之天定而道全
也夫人小有利害則聰明憒

見舉動卒失其常儀求其
從容如平時也實難至欲
其親篇卷操鉛槧著盈尺
之書而死生禍福絲毫不以
介於衷若自非天定而道全

其孰能與于此昔先生之獄
事蓋亦急矣其利害所關在
恒人未有不動于中者縱坐
囹樹屋中泊然守靜如深山
中人露杪雪篡於桁楊影

中孝孝不輟未及浹旬其書
早已成帙衛士覩公有太息
泣下者聞辰讞之日銀鐺被
體尚摺以管作送官詩翌日
而爲傳都門嗟乎此豈勉

強而為之耶吾嘗以知先生之天定之而道全故患難不足怵而確然自持其所是書之成養之厚也昔坡公為黨人所構至遭縲絏徙瘴鄉而

讀書不倦渡海之儋耳之夜星月皎然公于舟中書賦不錯一字非其素守豈能至斯以方先生正復如是故讀是書者漫以新都之

雖若相況非知先生者也即是書之博覈正大後學指南端在於是而自擬以老人讀書祇存影子者蓋先生之謙而又謙也夫

時

康熙丁未陽月既望吳郡

受業鄧漢儀拜撰

跋

君子能彙撮宙合一部以上下古今羅列於寸楮之中而現至廣至大之界以成一家之刪非學足博古今之書識足論古今之

人才足斷古今之事未可以輕言此世合古今之書之人之事融徹於一人之心胸而裏以其學貫澈其才然後可以立言而包含萬象貫綜百家闢雲雷而

揭日月所謂廣大悉備者古今以來不數〻見也蓋士〻者自經史外類書說部種〻間出類家惟取編輯散在牙籤說家煩簡不一而取義各岐或以徵異

或以誌怪或以拾遺或以叢談非無其學而學不醇正非無其才其識而才識不高不卓雖成一家之言而無當於廣大悉備之旨也即如仲長統論

説古今及當時行事著
名曰昌言歟恒生於發憤
嘆息其義廣而不大文
軫以老撰修書三卷末三
統五行多測解之數其義
大而不廣繁畧詳要略

於六藝一史諸子之書騷人墨客之文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技之衆説及九州之外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録皆摭尋抽繹而後於三寸其義似

迄於廣大悉猷又不可與吾拜　櫟翁所著書影齋量而觀者也君擬一編經羅天下放失舊聞窮天人之際究事物之變考數郎以證理搜奇印

以辨道其示勸也隱而
彰其示懲也直而溫其
綜核也簡而考史而文
好閱以秘閣四部之書自
甲至丁各說一子者務且
標其源流並節其文章左

傳畱者不沒其舊淹軼者復闡其新大約博古今書詮古今人論古今事而其去取之嚴當於易簡之善是先具一天地於胸中而後得廣大

悉備之旨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抑聞其書成於請室非惡規之乎玉門演易說雖孤憤等類

而為之也以吾輩之學之
識之寸心何間於常變
郎在請室追述見聞總
總奏之而會中之天地
出焉蓋上下古今羅列
於寸管之中而現至廣

至大之界以成一家之者
昔楊升庵號稱博物遠
在遷謫而備誌生平所
詩不負左右屬意其隨
地著述取諸懷來無不
具足大與吾邦相類於

櫟園曰吾之為人不過讀
書影子已耳是何存
乎貝少之詞哉古讀書
之敏捷於影響則有之
究極精微等於測影之
妙則有之且古云君子

之著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尚能蔭庇人矧君子之著書乎影廣則蔭庇亦廣影大則蔭庇亦大然則書影之廣大悉備其蔭

庇天下後世又寧有既

哉

金沙小婢錄鹿蹤

氏拜書於讀史樓